



Persuasion

劝导

[英] 简·奥斯汀◎著

苏丹◎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Persuasion

劝导

[英] 简·奥斯汀◎著
苏丹◎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劝导 /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著; 苏丹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1

(简·奥斯汀全集)

ISBN 978-7-5613-4908-3

I. 劝… II. ①奥…②苏…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6444号

图书代号: SK9N1001

劝导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开言神韵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龙兴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7.625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13-4908-3

定 价: 153.80元 (全六册) (本册 22.80元)

译者感悟

在翻译简·奥斯汀的书之前，我也曾问过自己：是否能够进入作者的思想，真正体会她当年伏案写作的心情？毕竟作者一生生活在英国的乡间，不曾有过浮华灿烂的生活，甚至家境拮据，成日围绕着看似枯燥无趣的琐事度日。

只是随着一天天阅读，一日日深入，我慢慢为她的思想所感动。她是坚持信念的女子，从不屈从于为现实生活的困难。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不代表偏执乖戾、缺乏教养。巧的是，在我翻译的几部奥斯汀小说里，女主角都是外表温顺柔弱的“便利贴女孩”，如《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范妮和《劝导》的安妮，她们看似柔弱可欺；而实际上无论周围的人怎样变化，她们从未摒弃过心中对美好的向往、对真诚的坚持，最终获得了真挚的爱情、幸福的家庭和众人的爱戴。

反观当下社会，由于竞争的激烈，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简单粗暴，温情渐渐远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前商品社会时的从容不迫，变得浮躁不安、急于求成，只想一步登天。而追求“男女平等”的现代女性似乎也越来越偏离了“平等”的初衷，舍弃了传统的温柔良善，为了实现所谓的个人价值，变得越来越尖锐刻薄。人的欲望越来越膨胀，在不断满足物欲的同时，物欲也在不断提升。人们获得的越多，反而变得越来越贪婪。我常常在想，如果让我捧着奥斯汀的小说

对号入座，我会是谁？是《傲慢与偏见》中的夏洛特，是《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克劳福德，还是《劝导》中安妮的姐妹？奥斯汀的女主人公总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脱俗，无论出身背景、社会地位如何为人所轻视，她们总是赢得身边人的一致称赞。她们不重物欲，坚持精神的纯净和满足，反而更容易得到快乐和幸福。

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张利益交织的大网，生活在这样的网络里，我们难免为了自己的利益权衡，而忘记了最初的那份真诚和理想。奥斯汀的小说常常让我惊醒，让我检视自身。翻译已经结束，没有结束的是作者对我深深的影响。我不愿再随波逐流地混着日子，想要重新拾起少年时的勇气和梦想，脚踏实地努力奋斗。我想，所有心怀理想的朋友们在看她这几部作品时，难免会想到曾经就算为了一点小事也要坚持原则不肯妥协的自己吧。

我在此也非常感谢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与执著坚定的奥斯汀作如此深入长期的交流，让我有如此难得的机会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衡量自己的行为。如今奥斯汀的小说已经安放在我的书桌、床头，成为鞭策我时时进步、求真的明灯。

我也希望奥斯汀的小说能够帮助那些对现实生活怨念不断的朋友们，让他们从阅读中得到一些启发，回复平静的心情，以乐观的态度、温和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谢谢！

译者：苏丹



上 卷

第一章

萨默塞特郡凯林奇庄园的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为了自己生活得惬意愉快，一向是不碰任何书籍的，唯一例外的只有那本《准爵全收录》。一旦拿起这本书，他便于闲暇之中找到了消遣；于烦恼中获取到宽慰。翻阅着这本书，想到最早加封的爵位如今已所剩不多，他心里头不由得生起一股艳羨崇敬之情。家中杂务颇多，不免常常令他深感烦恼；但是一想到上个世纪加封的爵位多如牛毛，心中的烦恼便自然而然化作了怜悯和鄙夷。要说这本书，倘使别的页面内容还让他感到无味；但他总是可以带着经久不衰的兴趣，阅读自己的家史。每次打开最钟爱的那一卷，他总要翻到这一页：

凯林奇庄园的埃利奥特

沃尔特·埃利奥特，一七六零年三月一日生，一七八四年七月十五日娶格罗斯特郡南方庄园的詹姆斯·史蒂文森先生之女伊丽莎白为妻。其妻卒于一八零零年，为他生有以下子女：伊丽莎白，生于一七八五年六月一日；安妮，生于一七八七年八月九日；一个男婴，惜诞而夭折，一七八九年十一月五日；玛丽，生于一七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准爵全收录》上原本只有这样一段文字。可沃尔特爵士为了给自己和家人提供资料，硬要来个锦上添花，自己在玛丽的生辰后面加上这样一句话：“一八一零年十二月十六日嫁与萨默塞特郡厄泼克劳斯的查尔斯·默斯格罗夫先生之子兼继承人查尔斯为妻。”并且添上了他自己永失爱妻的确切日期。

接下来他又用常见的笔墨描述起自己贵门世家青云直上的历史：从当初先祖定居于柴郡，后来又载入达格代尔^①的史书，出任郡长，接连当了三届国会议员，为国尽忠效力从而得获加封爵位；再后来在查尔斯二世^②登基后的第一年，先后娶了那些玛丽小姐、伊丽莎白小姐。洋洋洒洒地构成了那四开本的满满两页，末了附上族徽和徽文：“主府邸：萨默塞特郡凯林奇庄园。”最后又是沃尔特爵士的笔迹：“假定继承人：第二位沃尔特爵士的曾孙威廉·沃尔特·埃利奥特先生。”

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向来清高自傲，认为自己仪表不凡，又颇有社会地位，因此爱慕虚荣构成了他的全部性格特征。爵士年轻时长相出众，是位一等一的美男子，如今虽然已是五十有四，迈入知天命之年，却仍然仪表不凡。他对自己仪表的注重程度，那是一般女人都比不了的；而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就连新封爵位的贴身男仆也不会像他那样满意自己的社会地位。他认为，美貌仅次于爵位；而这位兼获了鱼与熊掌的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一直使人无限崇拜、无限热爱的对象。

他的出众的仪表和社会地位使他理所当然地有获得爱情的权利；也正是沾了这两方面的光，他才娶到了一位人品比他优越

① 达格代尔（Dugdale）：英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一生著作甚丰，著有《英国从爵史》等。

② 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英王查尔斯一世的次子，在位时统治英国、爱尔兰和苏格兰。1661年4月23日加冕，1685年2月6日卒。

得多的妻子。埃利奥特夫人是位杰出的女人，她明白事理，和蔼可亲。若是人们可以原谅她年轻时因为一时感情冲动而当上了埃利奥特夫人，那么她后来岁月中见解和举止再也无须承蒙别人开恩解脱了。十七年的夫妻生活中，但凡遇到丈夫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她总是尽全力去迁就、去弥补、去隐瞒，使丈夫真的变得越来越体面。她自己虽说并不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但是她在履行职责、结交朋友和照料孩子中找到了足够的乐趣；因而当上帝要带她离开人间时，她自然会感到恋恋不舍。她撒手归天时，撇下三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才分别只有十六和十四——把她们托给一个自负而愚蠢的父亲管教，真是令人可怕的包袱。好在她有一位知心朋友，那是个富有理智、值得器重的女人；因为对埃利奥特夫人怀有深厚的感情，便搬到凯林奇村来住，守在她身旁。埃利奥特夫人从这位好朋友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帮助，而她之所以能一贯坚持正确的原则，谆谆教导女儿们，也主要依赖于这位朋友的好心指点。

尽管周围的亲朋故旧一致持以极大的期待，爵士夫人的这位朋友与沃尔特爵士后来并未成婚。埃利奥特夫人去世十三年之后，他们依然只是近邻和挚友，两人都保持着独身。

这位好朋友拉塞尔夫人已经到了老成持重的年纪，加上生活条件又极其优越，断不会再兴起改嫁的念头，这一点用不着向大家表示歉意，因为改嫁比守寡还要使这些人感到忿忿不满。不过，沃尔特爵士之所以还保持着单身，却必须解释一下。要知道，沃尔特爵士曾经很不理智地向人求过婚，这种钉子在私下碰了那么一两次；便摆出家父的样子，自豪地为他的几个宝贝女儿牺牲着个人幸福。为了一个女儿——就是他的那位大女儿——他倒真的会做出一切牺牲，只不过迄今为止他还不是很愿

意那样做罢了。伊丽莎白长到十六岁，她母亲的优点和好处但凡能够继承的，她是全部都继承了。她人长得漂亮，很像她父亲，因此她对父亲的影响一直很大，父女俩相处得极其融洽。他另外两个女儿可就远远没有那么高贵了。玛丽当上了查尔斯·默斯格罗夫人，多少还取得了一点徒有虚表的身价。二女儿安妮凭着她那优雅的心灵、温柔的性格，若是碰到个真正有见识的人，她一定会受人青睐。可是谁想在她父亲、姐姐眼里，她却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妮子。她人微言轻，个人舒适总是被撇在一边——她一直仅仅是一个安妮而已。

可是对于拉塞尔夫人来说，安妮却是最可亲、最惹人疼的教女^①、宠儿和朋友。拉塞尔夫人对爵士夫人的三个女儿一视同仁；但是只有在安妮身上，她才能见到那位母亲的影子。

几年前安妮·埃利奥特还是位十分漂亮的小姐，可如今她过早地失去了青春艳丽的脸庞。当然即使在她最风华美丽的年纪，她父亲也没看出她有什么讨人爱的地方；因为她五官纤巧，一对黑眼睛流露出温柔的神情，与他无丝毫相似之处。现在她又红颜已逝，瘦弱不堪，当然就更没有什么能赢得他的器重。本来他就不怎么期望会在那本宝贝书里别的页面上见到她的名字，现在就连一丝一毫期待也没有了。父亲把要结成一起门当户对的姻缘的希望全寄托在伊丽莎白身上了；因为玛丽的夫婿家不过是一户体面有钱的乡下佬，尽把荣耀送给了别人，自己没沾上半点光。有朝一日，伊丽莎白准会嫁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一位女子到了二十九岁倒比十年前出落得还要漂亮，像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一般说来，人要是健健康康、

① 教女：按英国习惯，孩子受洗礼时总有教父或教母承担孩子宗教教育的责任，因此有此称呼。

没灾没病，到这个年龄还不至于变得魅力全无。伊丽莎白便属于这类情况。十三年前，她开始成为漂亮的埃利奥特小姐，现在依然如故。所以，人们或许可以原谅沃尔特爵士忘记了大女儿的年龄，或者至少会觉得他只是有点脑筋不够使——眼见着别人都已失去美貌，他却始终以为自己和伊丽莎白可以青春常驻。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亲朋故旧都在变老：安妮形容已然憔悴，玛丽皮肤也没有往日那般光滑，左邻右舍人人都在衰老，拉塞尔夫人鬓角周围的皱纹在迅速增多——这早就引起了他的担忧。

说真心话，伊丽莎白并不完全像她父亲那样遂心如意。她当了十三年凯林奇庄园的女主人，掌家管事，沉着果断，这决不会使人觉得她比实际上年轻。十三年来，她一直当家作主，制定家规，带头去乘驷马马车，紧跟着拉塞尔夫人走出乡下的客厅、餐厅。十三个周而复始的寒冬，在这个小地方所能举办的令人赞赏的舞会上，她总是率先跳头一场舞；十三个百花盛开的春天，她每年都要随父亲去伦敦过上几个星期，享受一番繁华大世界的乐趣。她清楚地知道这些事实，真切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二十九岁，心里不禁泛起了几分懊恼和忧虑。她为自己仍然像过去一样漂亮而感到高兴；但是她觉得自己在步步逼近那危险的年岁，倘若能在一两年内攀上一位体面的准男爵，她将为之大喜若狂。到那时候，她将像青春年少时那样，再次兴致勃勃地捧起那本宝书，不过眼下她并不喜欢这本书。书中总是写着她的生辰日期，除了一个妹妹之外，见不到别人成婚，这就使它令人厌恶。不止一次，她父亲把书放在她面前的桌上忘了合上，她躲开目光把书一合，然后推到一边。

除此之外，她还有过一桩伤心事，那本书特别是她的家史部分随时提醒她不能忘怀：就是那位未来的继承人威廉·沃尔

特·埃利奥特先生，尽管她父亲总的来说还是在维护她的一切权力，但她也非常苦恼。

大约在伊丽莎白尚很年幼的时候，一听说她若是没有弟弟，埃利奥特就是未来的准男爵，她便打定主意要嫁给他。她父亲心里其实也是一直这样盘算的。埃利奥特年纪还小的时候，他们彼此并不认识，然而埃利奥特夫人死后不久，沃尔特爵士主动结识了他。虽然他的主动示好并没有遇到热烈的反响，不过每个年轻人都有羞羞答答、畏畏缩缩的弱点，他便坚持要结交他。于是，就在伊丽莎白刚刚进入青春妙龄的时候，父女们趁着到伦敦春游的机会，硬是结识了埃利奥特先生。

他那时候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正在埋头攻读法律。伊丽莎白觉得他极其和悦，便进一步确定了要与他亲近的各项计划。他们邀请他到凯林奇庄园做客。那年余下的时间里，父女俩一直在谈论他，期待他来拜访，可他始终没有来。第二年春天，他们又在城里见到了他，发现他还是那样和蔼可亲，于是再次鼓励他，向他发出邀请，并且满心期待着他的到来，结果还是落了空。不久便有消息传来，说他结婚了。埃利奥特先生没有按照爵士父女为他择定的发迹之道去做埃利奥特府第的继承人；而是为了赢得自主权，娶了一位出身低贱的阔女人。

沃尔特爵士对此大为不满。他是一家之长，总觉得这件事总得与他商量才是，特别是在他领着那位年轻人公开露面之后。

“人家一定见到我们俩在一起了，”爵士说道，“一次在塔特索尔拍卖行^①，两次在下议院休息厅。”他不赞成埃利奥特的婚事，但是表面上又装作并不介意的样子。埃利奥特先生也没为此道歉，这就表明他自己不想再受到爵士一家人的关照；而沃尔特爵士

① 塔特索尔拍卖行，当时伦敦有名的马匹拍卖行。

却认为他不配受到自己的关照，于是双方的交情完全中断了。

即使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伊丽莎白一想起与埃利奥特先生这段尴尬的插曲，依然忿忿不平。她原本就喜爱埃利奥特这个人，加之他又是自己父亲的继承人，她对她的喜欢就更加深厚了。她凭着一股强烈的家庭自豪感，认为只有他才配得上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的大小姐。全英格兰的准男爵中，还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他那样使她如此心甘情愿地承认与她正相匹配呢。然而，埃利奥特先生的表现实在不配受人抬举，眼下——这时候是一八一四年的夏天——伊丽莎白虽然还在为他妻子戴黑纱，却不得不承认：他不值得别人再去想他。他的第一次婚姻纵使不光彩，人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会遗臭万代；因此，他若不是做出了更恶劣的事情，他那耻辱也早就完结了。谁料想，好心的朋友爱搬弄是非，告诉爵士父女说，埃利奥特曾经出言不逊地议论过他们全家人；并且用极其蔑视、极其鄙夷的口吻，诋毁他所隶属的家族和将来归他所有的爵位。这是无可饶恕的。

这就是伊丽莎白·埃利奥特的真情实感。她的生活天地既单调又高雅，既富足又贫乏；她心中有重重思虑，迫不及待地想调节自己的生活，好好变换变换花样。她长久住在乡下这个生活圈里，生活平平淡淡。除了到外面从事公益活动和在家里施展持家的才干技能以外，她的空闲时间还有不少；因而她想给生活增添些趣味，借以打发这些闲暇。

可是眼下，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烦心事之外，她又添加了另一桩心事和忧虑。她父亲越来越为钱财所苦恼。她知道，父亲现在再拿起《准爵全收录》是为了忘掉他收到的累累账单，忘掉他的代理人谢泼德先生的逆耳忠告。凯林奇庄园是一处很大的资产；但是照沃尔特爵士看来，还是与主人的身份不相称。埃利

奥特夫人在世的时候，家里管理得有条有理，需求有度，节省开销，使得沃尔特爵士刚好能收支平衡。但是随着夫人的去世，一切均衡便被打破了；自夫人离世之后，沃尔特爵士总是入不敷出。他不可能节省开支，总是只做了他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尽管他的所有行为无可责难，但他确实步步陷入到可怕的债务之中；更加糟糕的是：由于常常有人说起这些事，他想再向女儿进行隐瞒——哪怕是部分隐瞒——也是完全不可能了。去年春天进城时，他向伊丽莎白做了一些暗示，甚至把话说到这个地步：

“我们可以节省些开支吗？你是否想到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节省的？”说句公道话，伊丽莎白在感到女性惯有的大惊小怪之余，却也认真好好考虑了下到底应该怎么办，最后提出了可以节省开支的两个方面：一是免掉一些不必要的施舍；二是不再为客厅添置新家具。这是两个应急的办法，后来她又想出了一个很妙的点子：他们要打破每年的惯例，以后不再给安妮带礼物。但是，这些措施确实都非常好，只是还不足以补救已经非常严重的经济窘迫。不久，沃尔特爵士便不得不向女儿承认了事情的真正严重性；伊丽莎白却提不出卓有成效的办法。她像父亲一样，觉得自己时运不济，受尽了虐待。他们两人谁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一方面既能减少开支；另一方面又能不损害他们的尊严，不抛弃他们的舒适条件，两全其美的效果来。

沃尔特爵士的田产，他只能处理掉很少一部分。不过，即使他可以卖掉每一亩土地，那也无关紧要。他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外抵押土地，但是决不肯纡尊降贵地出卖土地。不，他决不会把自己的名声辱没到这般田地。凯林奇庄园是怎样传给他的，他也要怎样完完整整地传下去。

于是，他们请来两位知心朋友，一位是住在附近集镇上的谢

泼德先生，一位是拉塞尔夫人，希望他们能替自己出谋划策。沃尔特爵士父女俩似乎觉得，他们两人中总有一位会想出个好法子来，既能帮他们摆脱困境、减少开支，又不至于使他们失去体面和自尊以及生活的舒适。

第二章

谢泼德先生是位斯文谨慎的律师。不管他对沃尔特爵士有什么想法，碰到不愉快的事情他心里有什么看法，仍希望沃尔特爵士别去干这种为难的事情，宁肯由别人去提出意见；因而他推说自己拿不出半点主意，委婉地建议他们听听拉塞尔夫人的精辟见解。拉塞尔夫人是个有名的聪明人，使他相信沃尔特爵士采纳的具体措施，完全可以指望让她提出来。

拉塞尔夫人对这桩事可真是既焦急又热心，认认真真地做了一番考虑。与其说她这个人思维敏捷，倒不如说办事稳健。在眼下这个问题上，她遇到了两个互相对立的主要原则，一时很难打定主意。她本人倒十分诚挚，也很讲体面，但她又像其他通情达理的诚实人一样，一心想要顾全沃尔特爵士的感情，维护他们家族的声誉，以一个贵族的观点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的应得利益着想。她是个宽厚慈善的好女人，感情丰沛，品行端正，拘泥礼仪，言谈举止被视为教养有素的楷模。她心性娴雅，一般说来也明智坚定。不过，她偏爱名门贵族，尊崇高官厚位；因而对达官贵人的缺点便有点视而不见。她自己仅仅是个骑士的遗孀，因此对准男爵也会尊崇备至。沃尔特爵士不仅是她的老朋友、客气的邻居、热心的房东、密友的丈夫、安妮姊妹的父亲；而且是她心

目中的沃尔特爵士，如他今陷入了困境，确实值得引起别人的深切同情和关心。

毋庸置疑的是，爵士一家必须节省开支；但是她很想把事情办得妥帖些，以便尽量不给沃尔特爵士和伊丽莎白带来痛苦。她拟定了节约计划，进行了精确的计算，并且做出了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她征求了安妮的意见，而在别人看来，这位安妮好像对此事毫无干系似的。在制定最后递交给沃尔特爵士的那份节约计划的过程中，还多多少少受到了安妮的影响。安妮提供的每一点修改意见，都主张依据实际情况，不讲虚浮的排场。她要求采取更加强硬有力的措施，来一个更加彻底的改革，以便更快地从债务中解脱出来；更加强调要人情入理，别的因素概不考虑。

“如果我们能说服你父亲接受这些意见，”拉塞尔夫人一面看着她的改革方案，一面说道，“那就解决大问题啦。如果他肯采纳这些调整措施，他七年后便能还清欠债。我希望我们能让他和伊丽莎白认识到：凯林奇庄园本身是体面的，这种体面不会因为缩减开支而受到影响；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是有尊严的，而在明智人的心目中，这种真正的尊严决不会因为他按照原则办事而受到损害。事实上，他要做的不正是许多名门世家做过或者应该做的事情吗？他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种特殊论往往使我们的行动遭到非难，也使我们吃尽最大的苦头。我们大有希望说服他。我们一定要认真果断，因为负债的人归根到底总得偿还。虽然我们要充分照顾像你父亲这样一位绅士、家长的感情，但是我们更要注意维护一个诚实人的人格。”

这条原则正是安妮要她父亲遵循的，要他的朋友们敦促他接受的。她认为，采取全面的节俭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偿清一切债务，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除此决没有什么尊严可谈。她要求把

这一条规定下来，让大家视为一项义务。她过高估价拉塞尔夫人的影响；至于说她自己凭着良心提出的严于克己，她相信要说服大家来一场彻底的改革，也许不会比动员起来进行一场改革更困难。她了解父亲和伊丽莎白，仔细阅读拉塞尔夫人提出的那个过于温和的节俭清单，她觉得减掉一对马不见得比减掉两对马更好受些。

至于安妮提出的那些更苛刻的要求会遇到何种反应，已经没什么要紧。拉塞尔夫人的要求完全没能得到认可：父女俩无法接受，无法容忍。“什么！砍掉生活中的一切舒适条件！旅行、进城、仆人、马匹和用餐——样样都要缩减，样样都要限制！以后的生活连个无名绅士的体面都没有了！不，我宁可马上离开凯林奇庄园，也不愿意按这样的屈辱条件继续呆在里面。”

“离开凯林奇庄园！”谢泼德先生立即接过话茬。他一心想要促使沃尔特爵士真正节省开支；但是他又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倘若不让他换个住所，那一切都不可能成功。“既然有权发号施令的人提出了这个念头，”他说，“那我也就毫无顾忌地承认：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据我看来，沃尔特爵士在庄园里既然要保持名门世家、殷勤好客的声誉，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生活派头。换个别的地方，沃尔特爵士就能自己作主，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安排自己的家务，并且受到人们的敬仰。”

沃尔特爵士准备离开凯林奇庄园。犹豫了几天之后，去向的大问题解决了，这次重大变革的初步方案也拟定好了。

有三个可供选择的去处：伦敦，巴斯^①和乡下的另外一所住宅。安妮满心希望选择第三个去处。那是一幢离凯林奇庄园不远

① 巴斯（Bath）：萨默塞特郡的主要城镇，在英国以城市建筑优美著称。